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八

明 賀復徵 編

傳一

鮑出傳 三國魚豢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遊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

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亂賊數十人已掠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掠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煑噉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袵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遥見其母與

比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遥望出求哀出復祈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遂相扶侍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

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岀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十才若五六十者

龎娥親傳　晉皇甫謐

酒泉烈女龎娥親者表氏龎子夏之妻禄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惟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啟娥親娥親既

素有報讐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儌倖耶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絶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

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滅絶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

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廻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樁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

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

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守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内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黄門侍郎安定梁寛追述娥親為其作傳

夏侯氏傳 皇甫謐

夾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早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已乃斷髮以為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即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

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絶婚强迎令女歸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沮迺微使人諷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卧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舉家驚惶奔往視之莫不酸鼻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辛苦迺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

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宣王聞而嘉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名顯於世

王弼傳 何劭

弼字輔嗣何劭為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辨能言父業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

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尋亦為傅嘏所知於時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既用賈充裴秀朱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弼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閒爽為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

忱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為之歎恨弼在臺既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傅會文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晏也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為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

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頴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顔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為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

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顔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為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為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黎奪其黄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時年二十四無子絶嗣弼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嘆者累日其為髙識所惜如此

荀粲傳 何劭

粲字奉倩粲諸兄並以儒術論議而粲獨好言常道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粲兄俁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粲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令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藴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彧不如從兄攸彧立德高整軌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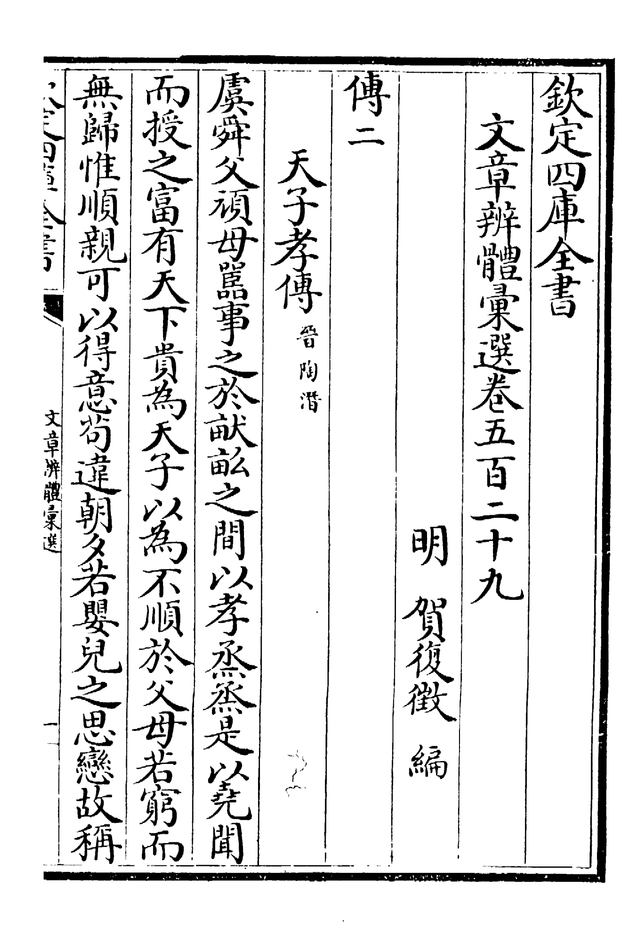
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粲以此言善攸
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明
理而粲上玄遠宗致雖同倉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
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粲與嘏善夏侯玄
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
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
有餘者邪粲曰功名者志局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
也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

子等所為也粲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粲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唁粲粲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粲簡貴不能與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

動路人論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粲減於是力顧

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九

明 賀復徵 編

傳二

天子孝傳 晉陶潛

虞舜父頑母嚚事之於畎畝之間以孝烝烝是以堯聞而授之富有天下貴為天子以為不順於父母若窮而無歸惟順親可以得意苟違朝夕若嬰兒之思戀故稱

舜五十而慕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言思其來而訓之愛敬盡於事親是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夏禹有天下以奉宗廟然躬自菲薄以厚其孝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德於是稱聞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敬孝敬之道美莫大焉殷高宗諒陰三年不言百官總己而聽於冢宰三年而後言天下咸歡德教大行殷道以興詩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此之謂乎周文

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雞鳴至於寢門問於內豎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不安則色憂行不能正履日中莫不如之食上必視寒溫之節食下必問所膳而後退文王孝道光大其化自近至遠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矣

贊曰至哉后德聖敬自天陶漁致養菲薄享先親瘠色憂諒陰寢言一人有慶千載賴旃

諸侯孝傳

陶潜

周公旦武王之弟成王幼少周公攝政制禮作樂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言諸侯樂其位而敬其事也仲尼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貴而不驕位高彌謙自承文武之休烈孝道通於神明光被四海武王封之於魯備其禮樂以奉宗廟焉魯孝公之為公子周宣王問公子能道訓諸侯者立之樊穆仲稱其孝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

老賦事行刑必問於彝訓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理其民矣乃命之於夷宫是為孝公夫宗廟致敬不忘親也有國不亦宜乎漢河間惠王獻王之曾孫也西京藩臣多驕放之失其名德者唯獻王而惠王繼之漢書稱其能修獻王之行母薨服喪盡禮哀帝下詔書褒揚以為宗室儀表增封萬户禮古之人皆然至於末俗衰薄固已賢矣貴而率禮又難其見褒賞不亦宜乎

贊曰貴驕殊途不期而會周公勞謙乃成光大二侯承魯遵儉去泰河間率禮漢宗是賴

卿大夫孝傳 陶潛

孔子魯人也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喪事不敢不勉故稱曰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是亦為政也君賜腥必熟而薦之雖蔬食而齊祭如在鄉人儺朝服立於阼階孝之至也至德要道莫大於孝是以曾參受而書之游夏之徒常咨禀焉許世子不嘗藥書以弑父宰我暫言減喪

責以不仁言合訓典行合世範德義可尊作事可法遺文不朽揚名千載孟莊子魯人也孔子稱其孝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政與父之臣是難能也夫孝子之事親也事亡如事存故當不義則爭之存所不爭則亡亦不敢改父之道猶謂之孝況終身乎潁考叔鄭人也莊公以叔段之故與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為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羮請以遺之公曰汝有母

遺繄我獨無考叔曰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考叔曰若掘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而施及莊公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贊曰仁惟本悌聖亦基孝恂恂尼父固天攸造二子承親式禮遵誥永錫爾類無改遺操

士孝傳　陶潛

高柴衛人也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所謂哭不偯言

不文也為成宰而化行民有不服其親者改之行喪如禮君子之德風也以身先之而民不遺其親樂正子春魯人也下堂傷足既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之曾子父母全而生之已全而歸之可謂孝矣故君子一舉足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夫能敬慎若斯而災患及者未之有也孔奮扶風人也少以孝行著名州里供養至謹在官唯母極甘美妻息菜食歷位以清夫人情莫不欲厚其親然亦有分焉奢則難

繼能致儉以全養者鮮矣黃香江夏人也九歲失母思慕骨立事父竭力以致養冬無被袴而盡滋味暑則扇牀枕寒則以身溫席漢和帝嘉之特加異賜歷位恭勤寵禄榮親可謂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者也

贊曰顯允羣士行殊名鈞咸能夙夜以義榮親率彼城邑用化厥民忠以悟主其孝乃純

庶人孝傳　陶潛

江革齊人也漢章帝時避賊負母而逃遇賊賢之不害而

告其生路竭力傭債以致甘煖和顏悅色以盡懽心欲親之安自挽車以行鄉人歸之號曰江巨孝位至五官中郎將天子嘉焉寵遇甚厚告歸詔書褒美就家禮其終身以顯異行廉範京兆人也少孤十五入蜀迎父喪遇石船覆範執骸而沒船人救之僅免於死遂以喪歸及仕郡拯太守於危難送故盡節章帝時為郡守百姓歌詠之夫孝者人之本教之所由生也是以範之臨危也勇宰民也惠能以義顯也汝郁陳郡人也五歲母病

不食郁亦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族人號曰異童年十五著於鄉里父母終思慕致毁推財與兄弟隠於草澤君子以為難況童齓孝於自然可謂天性也殷陶汝南人也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虵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柩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諭莫能移之啼號益盛由是顯名屢辟辭命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陶孝於其親而智勇並彰乎弱齡斯又難矣

贊曰事親盡歡其難在色彼養以祿我養以力義在愛敬榮不假飾嗟爾衆庶鑒茲前式

西征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

時在君右常歎君温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轝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陜之重鎮武昌並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民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懽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

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大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
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
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
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邪亮
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君奇君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
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
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叅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
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叅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

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温目左右及賔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温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温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為刺史謝永别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

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於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於知命行

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謹按採

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大虧雅君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贊曰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君清蹈衡門則令聞孔昭振纓公朝則德音允集道悠運促不終遠業惜哉仁者必壽豈斯言之謬乎

陶潛傳　梁沈約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也曾祖侃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

之實録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絃歌以為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之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

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月造潛每往必酣飲至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

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

五十而窮苦荼毒家貧舜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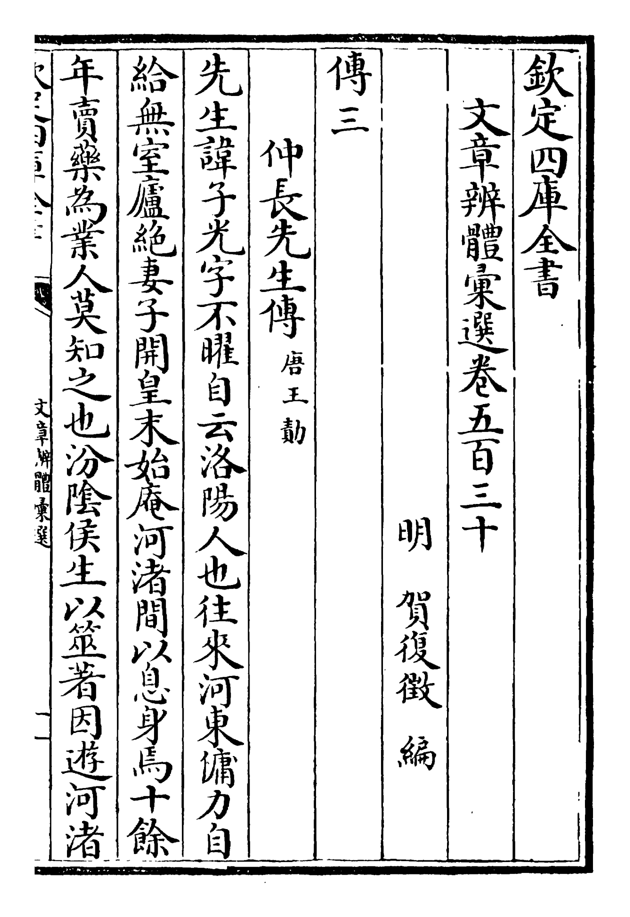
役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米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弟兄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没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為命子詩以貽之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袁友人傳　江淹

友人袁炳字叔明陳郡陽夏人其人天下之士幼有異才學亡不覽文章俶儻清𧹞出一旹任心觀書不為章句之學其篤行則信義惠和意罄如也常念蔭松栢詠詩書志氣跌宕不與俗人交俛眉暫仕歷國常侍員外郎府功曹臨湘令粟之入者悉散以贍親其為節也如此數百年來有此人焉至乃好妙賞文獨絶於世也又撰晉史奇功未遂不幸卒官春秋二十有八與余有青

雲之交非直御杯酒而已嗟乎斯才也斯命也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何如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

明　賀復徵　編

傳三

仲長先生傳　唐王勣

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絶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年賣藥為業人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因遊河渚

一覩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

負苓者傳 王勃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谿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薛生退省於松下語及周易薛收嘆曰不

及伏羲氏乎何辭之多也俄而有負咎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客何爲者而徵我歎負咎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黒蓋累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歎是六腑五臟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緼也伏羲氏畫八卦而文王係之不逮沓久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咎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

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貫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迸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以駭人志於是智者不知而太樸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羸歎而嗟文王負其叅而行追而問之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何蕃傳　韓愈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

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記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莫為禮部為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

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生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為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詹生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

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為澤不為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蓄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蓄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

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咸譽清疾病疕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遥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其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市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

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為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而仇耳彼之為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為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沈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以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

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為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童區寄傳 柳宗元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貨視之自毀齒已上父兄鬻賣以覬其利不足則盜取它室束縛鉗梏之至有

鬚鬣者力不勝皆屈為童當道相賊殺以為俗幸得壯大則縛取幺弱者漢官因為已利茍得僮恣所為不問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脫惟童區寄以十一歲勝斯亦奇矣桂部從事杜周士為予言之童寄者郴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賣之寄偽兒啼恐慄為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力下上得絶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

僮大駭將殺童遽曰為兩郎僮孰若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亡所不可市者良久計曰與其殺是僮孰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専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童自轉以縛即爐火燒絶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為僮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太府太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證奇之留為小吏不肯與

衣裳吏護還之鄉鄉之行刼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討殺二豪豈可近耶

楊烈婦傳 李翺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

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歳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狥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侃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

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飛箭集於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馬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人之受氣於天其何不同也婦人女子之德奉父

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
貞者則賢矣至於辯行止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固公卿
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禦之臣憑堅
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弓矢而馳
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以守其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
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一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
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

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皆序之將告於史官

南陽孝子傳 歐陽詹

貞元九年詹旅行虢州稅於村店有一黨先止焉老翁一人丈夫一人婦人一人孩幼兩三人丈夫出絹兩疋賣其囊裹衣服非稱其有絹者視絹有字乃故人鄭師偷手題其名焉問所得曰來自襄陽至臨漢之北郊有

閔吾父年老而所乘驢弱者遺此絹使與驢博驢問得姓名乎曰其人扶護親喪迴上京不知姓名也詹既占鄭書又知鄭侍君靈櫬自南當由彼而還也意其必鄭馬不復問馬各遵所往貞元十一年獲與鄭遇因道所見鄭歔欷為言之曰豫章之回次南陽大澤見一貧翁乘驢驢甚瘠一丈夫肩負雜物可三十斤妻抱半歲嬰孩童稚驅行兩日山路初盡始行陂澤天久霖雨泥水深老翁瘠驢往往顛踣丈夫則常隨之也每見驢倒擲

其負若泥若水無顧惜扶抱老弱涙輸盈目倒既數悲不自勝遂以所負寘諸驢而負其父平田積雨潦淖到脛不至田舍竟無憩歇父在子上殊自安暘子在父下亦盡歡心父與子笑子與父笑如同乘高車連轡逸騎怡怡焉欣欣焉與之行止者三日日無易日時愛其事父母能竭其力也又痛自欲竭所有無其所贈絹一疋令與驢博驢代以載父其人將求驢者三店知欲分路却其絹曰無驢可博顧復本絹每愛其孝又貴其忠為

度一絹愽驢未就更與一絹自號而西足下之見豈斯人歟詹以如其人所行是難也是亦皇唐純孝一人焉行既可迹遂依鄭説為之傳其間問其姓氏亦不知何許人賔於南陽澤中見之還以為南陽孝子論曰孝子偕孝矣而贈絹非孝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鄭公師儉孝子偕孝矣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錄監生臣姚希發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傳四

竇烈女傳 唐杜牧

烈女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户曹椽桂娘美顔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能滅賊使大人

取富貴於天子桂娘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嘗謂希烈曰忠而勇一軍莫如陳先奇其妻竇氏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一有因字以姊事先奇妻嘗間謂曰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卑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

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僭故曰臣須自為計以朱染帛丸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兵譟於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為帥先奇曰爾父悖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尸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

因亦救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刧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輕重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娣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上下者衆矣此豈才力不足邪蓋義理苟至雖一女子可以有成太和元年予客遊於涔陽路出荆州松滋縣攝令王湛集作淇下同為其言桂娘事湛年一十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記

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說如一二日前言竇良出於王氏實湛之堂姑子也

張保皋鄭年傳 杜牧

新羅人張保皋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為軍中小將保皋年三十鄭年少十歲兄呼保皋俱善鬬戰騎而揮搶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差不及年保皋以齒年以藝常

齟齬不相下後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為奴婢願得鎮清海使賊不得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保臯既貴於其國年錯莫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去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鄉耶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王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

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代保臯天寳末安禄山亂朔方節度使安思順以禄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去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

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别執手涕泣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知其心不畔知其才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饑寒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

命出於天子角於保皋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性並植雜性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性銷彼二人仁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以明雖召公尚爾況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末亡時賢人不用苟能用之一

人足矣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竒甚盡世傳之長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叅元楊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為詩如它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

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它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旹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旹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虯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欻下榻叩頭言阿㜷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

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馬長吉氣絶常所居窓中勃勃有烟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宫室觀閣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彩愈此世者何獨眷眷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生二十

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昔人亦多排擯毀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為擊毬鬭雞戲魏市有爭財鬭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沈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躭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

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户嬰還妻開户納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户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鄰以為妻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

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撲者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賔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

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韋斌傳 段成式

韋斌雖生於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偘偘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嘗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於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於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於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

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於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侍兒閽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搘頤竟日懶為一言其子餝羞猶為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厨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來復章奏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

朶雲當時人多倣傚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為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督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即遽使人止之令立於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允為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為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為持權者所忌

趙女傳 皮日休

趙氏女山陽之鹽山人其父貿鹽出其息不納有司賦官捕得法當死簿伏就刑有日矣趙氏女求見鹽鐵官泣愬於庭曰某七歳而母亡蒙父私盜官利衣食其身爲生厚矣今父罪根露某當隨坐法若不可官能原乎原之不能請隨坐之法官清河崔據義之因爲減死論趙氏大泣曰某之身前則父所育今則官所賜願去髮學釋氏以報官德自以女子之言難信因出利刃於懷立截其耳以盟必然崔益義之竟全其父命趙氏侍父

刑疾愈因請歸浮屠氏舍曰休曰古者救危拯禍必先示信至夫家全國完則隨而乖其盟如趙氏一乳臭女子耳繼死請父命孝也自刑以盟言信也秉孝植信高蹈於世潔乎瑾瑜不足為其貞芬乎蓝蘭不足為其秀與夫古之救危拯禍者遠矣令之士見難不立其節見安不償其信者其趙女之刑人乎噫後之修女史者幸無忘耶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𡺸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瑭瑭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久盜作乃仇家也捽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賫之酒帛璽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

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知言乃著其事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況蹈危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盎足以駭之而白刃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陶峴傳 司空圖

陶峴者彭澤令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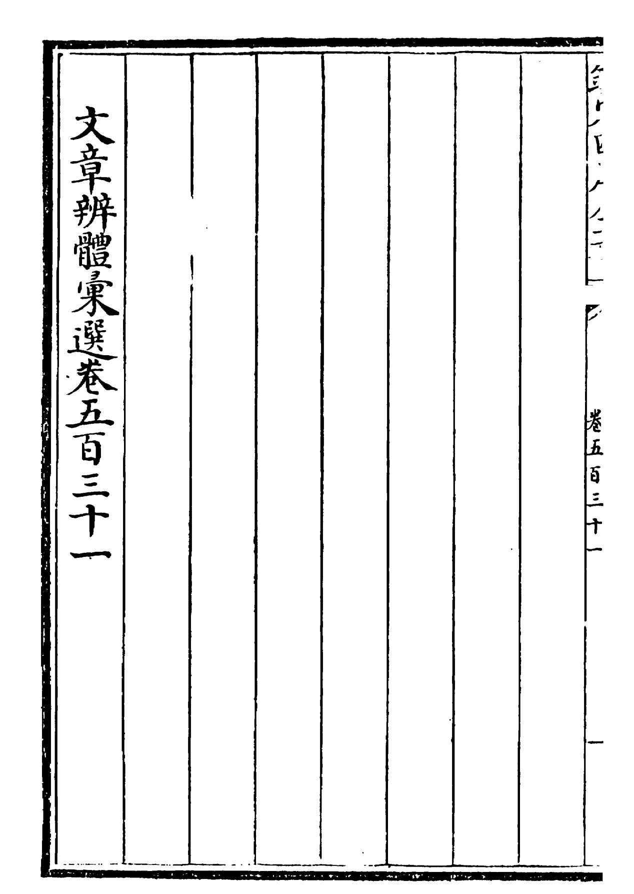
人不欺能守事者悉付之家事身則汎遊於江湖遍行天下往往數載不歸見其子孫成人皆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仕宦有和生者通於八音陶命人為覓潛記歲時取其聲不失其驗嘗撰集樂録八音以定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備極工巧一舟自載一舟置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彦深進士孟雲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嘗奏清商曲逢其山泉則窮其境物乘興春行峴且名聞

朝廷又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
麋鹿間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詣者係水仙之為
人江山之可駐耳吳越之士號為水仙曽有親戚為南
海守因訪韶石而往省馬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及
遇古劍長二尺許又玉環徑四寸及海船崑崘奴名摩
訶善遊水而勇捷遂悉以錢而貫之曰吾家至寶也乃
回棹下白芷入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劒環於水命
摩訶取之以為戲樂是時數歲因渡巢湖亦投劍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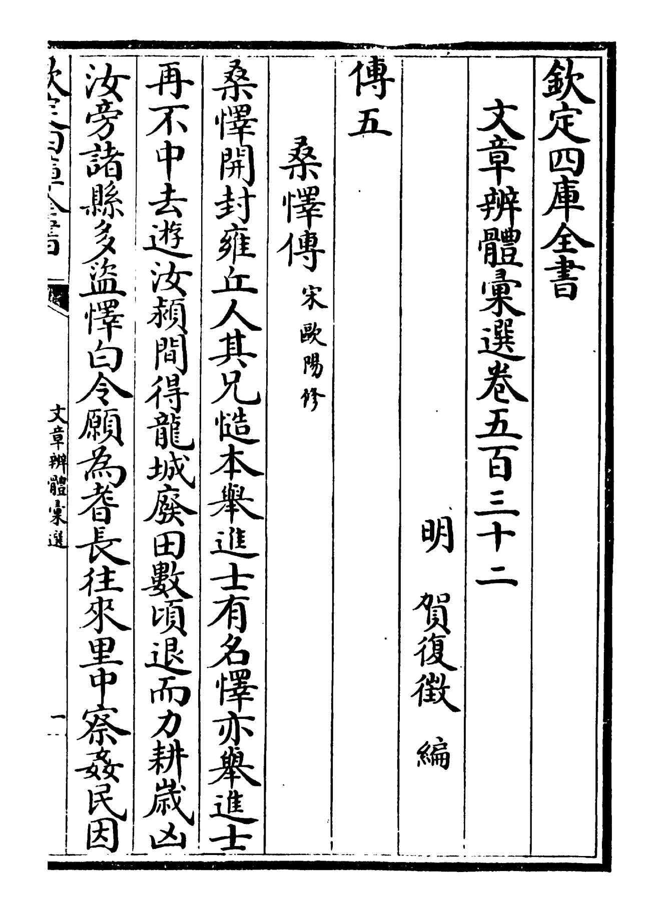
令取之摩訶纔入獲劒環而便出曰爲毒蛇所齧遽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靈怒乎蓋水府不容人窺也峴曰敬奉喻然某常慕謝康樂之爲人云終當樂死山水但狥所好莫知其他且棲遲逆旅之中戴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貴遊之歡浪跡怡情僅三十載固亦分也不得昇玉墀見天子施功惠養逞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須一到襄陽山便歸吳郡也行次西塞山維舟吉祥佛舍見江水黑而不

流曰此必有怪物乃投劒環命摩訶下取見汨沒波際久而方出氣力危絶殆不任持曰劒環不可取也有龍高二丈許而劒環置前其引手將取龍輒怒目峴曰汝與劒環吾之三寶今者二物既亡爾將安用必須為吾力爭之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呼目眦流血窮泉一入不復還也久之見摩訶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賦詩自叙不復議遊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

塈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
花秋水明從此扁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五百三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傳五

桑懌傳 宋 歐陽修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

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歛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里父子衣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

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古險地多滌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

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岀巡檢懌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名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栅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

為數請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餽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餽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媪為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

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強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為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還乃授

閤門祇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

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
之粟盡乃止懌善劒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
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
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修
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
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
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
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

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趙延嗣傳 石守道

令三司使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三孤女一老乳母內無兄弟外無期功強近之親無宅一區無田一廛以為養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可去竭力庇養之負擔霑體塗足不避寒暑如

是凡十年如一日事三孤女使其女與同處延嗣未嘗至其門初寓於宋三女既長延嗣走京師見宋翰林同楊侍郎徽之因發聲哭哭止具道趙氏之孤且年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讀誦六經學慕古人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居之徐相與求良士為壻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郎張君文咢

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有古君子之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為翟公之客者翟公免客皆去延嗣獨不去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羞於地下矣魯有顔叔子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隣家女投叔子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豈下叔子哉唐韓吏

部凡嫁内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天下服其義延嗣嫁
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翟公之客皆當時士大夫視
延嗣逺不及矣叔子魯賢者吏部唐大儒延嗣為賤僕
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顔佯韓並延嗣可謂僕
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名儒行見之延嗣夫儒名而僕行
者或有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延嗣所為如此有可
以厲天下因傳之云

錢一傳　劉政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土曾祖贇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顥善鍼醫然耆酒喜遊一旦匿姓名東遊海上不復返一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嫁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為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跡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慨為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嗣為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

時祭享皆與親等一始以顱顖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緋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瘛瘲國醫未能治長公主朝因言錢一起草野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虚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

俄以病免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
告遂不復起一本有羸疾性簡易嗜酒疾屢攻自以意
治之輒愈最後得疾憊甚乃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周痺
入藏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
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攣不能用
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兔絲所生篝火燭其
下火滅處劚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啖之閱月
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里舍杜

門不冠屨坐卧一榻上時閲史書雜説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没閭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擕襁負纍纍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殆一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為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無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恚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

果發癇甚急復召乙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宜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温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奈何以剛劑燥之將不得前後溲與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夏得不可治其家祈

哀殭之子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絶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一曰娠者五臟保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一一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内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

效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乃可保翁不懌居月餘竟皆斃一為方博達不名一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靳靳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悞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為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攣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為召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於家所著書有傷寒論

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逝二孫令見為醫河間劉跂曰一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竒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曩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家嶺觀氣象至餘月不寐令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劉其章章者著之篇異時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攷焉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黄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黄間曰岐亭菴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於黄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為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

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飲酒好劒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

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佯狂垢汚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樸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

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竒之㑹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馬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當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槖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㑹赦乃出

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

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𥚃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閲其槖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智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懸釜而爨

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明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實後遇子兄弟子方褉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葢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縠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洪渥傳　曾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遊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連輒出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黄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渥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後去

而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
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
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
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
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
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
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
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所存蓋

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徐復傳 曾鞏

徐復字希顔興化軍莆田人甞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歴五行數術之説世罕有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内自飭勵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閻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甞動其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世因革興壊是非之理人

少能及然其家未嘗蓄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叅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為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其言復又獻所為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歷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迺

官其子晞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將每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至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罷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言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為文章

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旣病故人王稷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稷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杭州牓其名曰高士坊云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己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後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

污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掾可謂樂之者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傳六

陳偕傳 宋秦觀

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家故饒財而偕與其弟獨喜學畫其後技日以進家日以微遂以為業士大夫既喜其畫且愛其為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予從

事於兹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茍有見焉雖敝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舐筆濡墨欣然忘勞葢是時余方以畫為事固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來無所從去無所詣一興一債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汩汩然隨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且不欲以數閲可不謂大惑者歟嘻今老矣顧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俛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

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衆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
所勤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天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
不俗者有矣詳略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
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
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況有貴於畫者哉
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時畫
圖有一史解衣般礴元君曰是眞畫者也夫解衣般礴
固倜儻之所得閒暇之所好也元君乃以爲眞畫其意

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以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此所謂自得於已者邪抑亦得於天者邪將内雖不克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衒技以夸人賈能以售汚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為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眇倡傳 秦觀

美倡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或止之曰倡而眇何往而不窮且京師天下之色府也美眄巧笑雪肌而漆髮曳珠玉服阿錫妙彈吹籍於有司者以千萬計使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眇一焉其瘠於溝中必矣倡曰固所聞也然諺有之心相憐焉首圓以京師之大是豈知無我儷者遂行抵梁舍於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為解

鞍留飲宴終日而去明日復來因大變取買别第中謝絶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倡飯少年亦飯倡疾不食少年亦不食躡嚅伺候曲得其意唯恐或不當也有書生嘲之曰間者鈌然不見意有奇遇乃從相矢者處乎少年怠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今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為

贊曰前史稱劉建康嗜瘡痂其門下二百人常遞鞭之取痂以結膳夫意之所蔽以惡為美者多矣何特眇倡

之事哉傳曰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余嘗三復其言而悲之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修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閩之興化軍期年而卒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没其故僚率吏民錢三十萬致之柩前曰以供窆葬之用夫人陳氏將受之女曰制家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涖民政約於奉

身廉於臨人令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𦍒將受斯遺焉惟宅人忍之我弗忍也毋因是請而使辭焉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罪父沒而喪存焉不以此時哀慼而遽謀嫁嫁不亦亂常禮乎以室中而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

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織之備何敢以是自誘哉顧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執事之人如維縶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為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修父志而不有所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

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基得斯説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姚平仲小傳 陸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為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為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悦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

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敵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敵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驢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為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

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驢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鬱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壍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為人作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陳氏老傳　陸游

會稽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業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貿貫販以取贏者一

切不為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略使識字不許讀書為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樸質堅壯不加添飾衣惟布襦帬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剌涪山下地名曰南溪

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為負國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魯墟農家自祥符間

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沒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曾墟未嘗不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為述其梗槩傳之庶觀者有感焉

蘇雲卿傳 劉子翬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披荊畚礫為圃藝植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極寒隆暑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俎無

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革舄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漑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幣帛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有

西漢書一冊二客怳若自失默計此為雲卿也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叩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嘗識之曰然客問德遠何如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幣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扃户閴然排入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

蓋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沓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鍼

二烈女傳 陳亮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女遺我即不肯令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且及言於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可待我浴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懽笑以俟既

浴取鏡抹朱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縻帛於梁而圜其下度不容冠抽之籠其首整髮復冠迺死其家遑遽號噭賊聞亦驚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屢為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余既傳其事以示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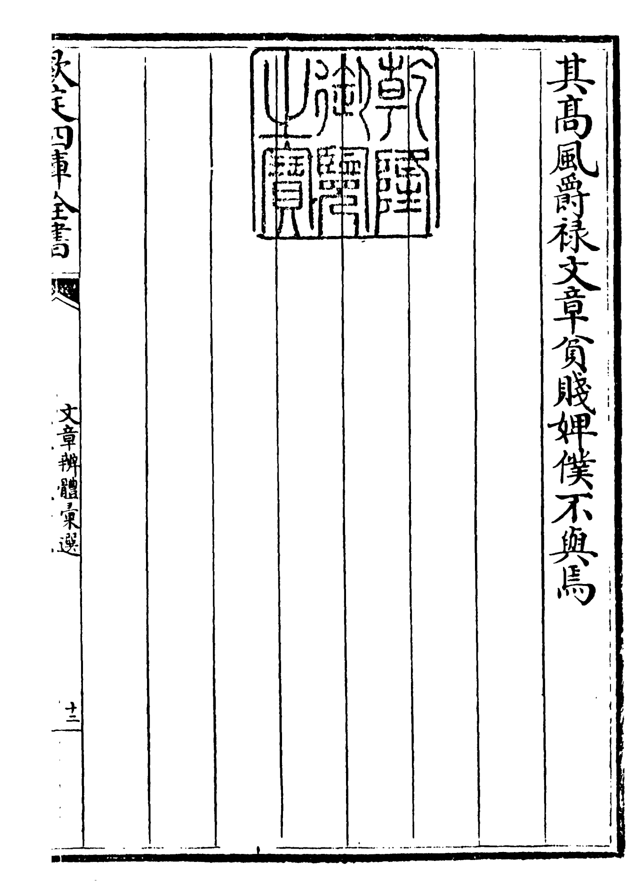
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捕賊所過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縉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為執揮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為動掠髪伸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次女竟汚焉後有諗之曰若獨不能為姊所為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又何説仲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歐陽夢桂忠妾柔柔傳　鄭思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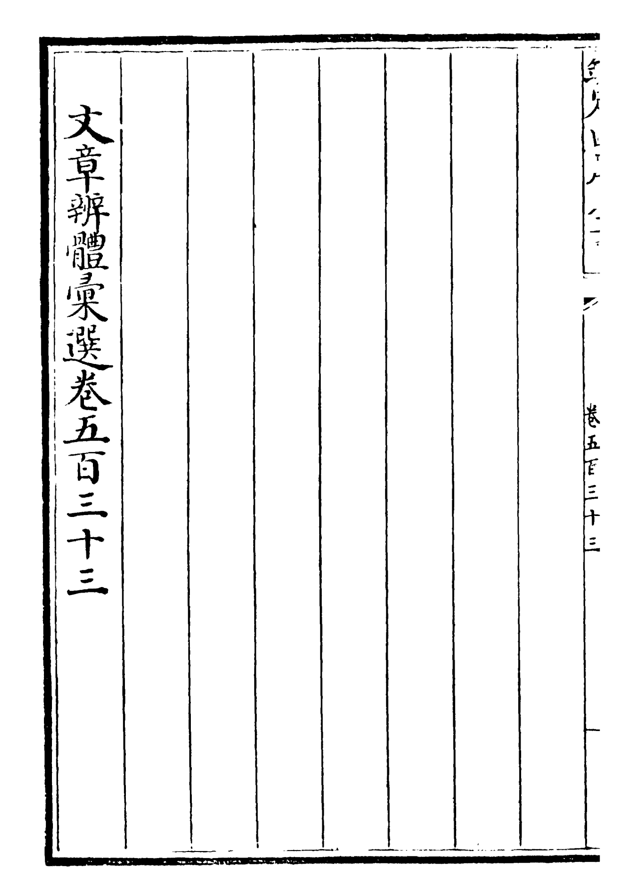
莆陽歐陽夢桂早入上庠德祐時元人犯闕雖受偽爵胸中抱不平賦咏間意望翠華南歸為讎人執詩發其事囚諸獄出即死夢桂之妾曰柔柔柔柔母曰陸姥姥以夢桂死盜捲其物歸夢桂之親訴於酋吏姥竟以女許嫁張酋求勝其事姥數說女曰汝主人已死胡不謀他之柔柔掉頭不顧姥乃脫女出往佛寺焚香與張酋相遇一見顏色妙麗張酋欲得之心愈切即與姥釋爭競

逼娶其女姚始明告女曰我為汝謀嫁久矣得此人甚善宜歸之柔柔曰主人平生豪傑上書罵番人我寧忍嫁彼既得主人如此更欲嫁誰邪若逼我當死矣繼逼之不已自經於樓上柔柔溫克能事終日未嘗妄下樓女人中難得者宜其有終柔柔先嘗抱心恙疾臨終心獨不恙天理昭然無邪寧不奇哉黄萬石亦上庠人物仕至尚書開閫江右元兵渡江萬石即叛國降元首先削頂三搭辮髮領其兵深入說州縣叛在元將傍見家

參政鉉翁及諸朝士至並未改衣冠始自慚怩萬石還撫州為元守土因請兵攻南時陳丞相宜中聞萬石導元兵南入逼嗣君遂張榜募擒萬石萬石知之亦於江右張榜諭衆曰募擒賊陳宜中寃哉寃哉萬石始為儒有文聲其終反禽獸不若若是則讀書何用耶誰謂婦人乃有柔柔焉柔柔姓陸嘉興府海鹽人也論曰古今唯公論不可磨滅尊為天子行事不善一時受其毒萬世罵其惡卑為婦人行事果正當時或不伸氣後世敬



其高風爵祿文章貧賤婢僕不與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五百三十三